

走過詩人的兩場雪



燈下集

王志民

第一輯「等天冷」，第二輯「秋天的秘密」，第三輯「北方的心事」，連後記標題也是「冬日三章」，詩人就這樣在她的詩裏走過了一個冬天，直到心中下起雪。她相信世界隱在白茫茫之後，編織一個童話叫純淨，從此決定相信一場雪的天真。

萍兒和喬輝都是記者，都小有酒量，都是微醺後「言語的寥落和凌亂」，然後詩成章。萍兒眼裏的雪是輕盈飄灑的，就像她的詩，溫婉悠長，寓意深刻。喬輝的詩直訴胸懷，豪氣萬丈中也帶有一種悲涼和沉鬱。這也許是成長地域不同，讓雪的主題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也是多彩的。

兩位的詩集都是專業的作家出版機構出版的，萍兒的詩集是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喬輝的詩集是內地的作家出版社出版，可見專業機構對兩位詩人的認同。

詩總是浪漫的，那些家鄉與遠方的糾結與眷戀，那些自己掙扎與忘我的求索，那些被生活激盪過的清晨之歌，那些拿酒當水來喝的人生無奈，都在詩人的筆下。當你捧起這兩本詩集，不論你身居陽光和煦的維港，還是地處朔風呼嘯的塞北，你的心裏都可能會飄起一場雪。

雪本是無情的，但在詩人筆下，雪是高潔的、多情的，也是豪放的、悲壯的，詩人多以雪為題、為書名，來訴說心情。喬輝的詩集《最高的雪》近日出版，他的詩集用蒙古族崇敬的藍色作為封面，更襯托着雪的高潔。香港的好友萍兒也出了一本詩集《相信一場雪的天真》，字裏行間流露着南方人對雪的嚮往。

塞外的雪很冷，蒼茫大地更顯得清冷孤傲，這可能就是詩人鍾愛雪的原因。喬輝生長在內蒙古，他這次出版的詩多是早期的，青春的恣肆、任意的感傷、杯酌後的豪放，展示着年輕詩人青葱的記憶。詩人多是浪漫的，在我的記憶中，喬輝身上卻看不出太多的浪漫，也許從我們認識起就只為工作忙碌，再無暇浪漫。

喬輝酷愛買書，每本是否讀完不知道，每次來香港第一個要去的是書店，返程前最後去的也是書店，書太重，每次行李都超重。遇到好書，他都買兩本，留一本給我。他讀的書很雜，搞得我書架上有幾本讀不懂的奇怪書。

萍兒成長在香港，應該是很少看到雪，但這不影響她對雪的憧憬，在她的《相信一場雪的天真》書中，章節的題目



▲喬輝詩集《最高的雪》（左）；萍兒詩集《相信一場雪的天真》（右）。作者供圖



指揮家的賞味期（下）



黛西札記

李夢

克詮釋德伏扎克作品時的厚重與穩健而傾心。我一直認為過於華麗優美或是過於精雕細琢的指揮方式，皆不適合演奏德伏扎克的作品，因這位農民出身的捷克民族樂派作曲家代表，其人與其作均樸素，旋律中蘊含的感情婉轉深沉，恐怕要相似性情的指揮家才能拿捏好其中分寸。海廷克對作曲家原譜的尊重，以及他指揮時的平實作風，使得他帶領RCO留下的德伏扎克錄音，成為樂迷津津樂道的經典錄音之一。

一九九〇年代後，飛利浦被環球唱片公司收購，其在古典唱片世界的高光時刻已遠去，海廷克也已離開合作了三十年的RCO，轉去英國定居，擔任倫敦皇家歌劇院音樂總監及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首席客席指揮。職業生涯的最後二十年間，海廷克見證了古典音樂世界因傳統唱片式微和互聯網興起等引致的顛覆式變革，卻並沒有追逐潮流，而是退守，不急不慢，無意嘗鮮。你可以說這是他性格使然，也可認為這是一代指揮大師對於傳統與往昔的懷戀和不捨。變革面前，如何選擇，大可盡隨己意。這是藝術的包容，也是其可愛之處。

上周專欄文章紀念著名荷蘭指揮海廷克（Bernard Haitink），其中提到他那句常常被人引述的名言「每位指揮家，都有他的『賞味期』。」相較於演奏家和作曲家，指揮家的「賞味期」通常來得較晚，頗有些「酒愈陳愈香」的道理，可海廷克卻是特例。他剛過而立之年便有機會在世界知名樂團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樂團（RCO）擔任首席指揮，並與彼時唱片界當紅品牌飛利浦（Philips）合作推出貝多芬、馬勒和德伏扎克交響曲的系列錄音，可說是見證了二戰之後古典樂壇以及唱片業界的盛景。

二戰之後，錄音技術的改良和提升，成為古典音樂唱片業界發展的驅動之一。荷蘭的飛利浦唱片公司與德意志唱片公司（DG）和英國迪卡唱片公司（Decca）並稱為歐洲三大唱片公司，而荷蘭人海廷克正是當時飛利浦唱片力捧的指揮新星。一九五九年，三十歲的海廷克帶領RCO為飛利浦錄製德伏扎克《第七交響曲》，自此開啟他與飛利浦超過三十年的長久合作。

如今我們重溫六十多年前的錄音，驚嘆於飛利浦錄音質量出色之餘，仍不得不為海廷

克詮釋德伏扎克作品時的厚重與穩健而傾心。我一直認為過於華麗優美或是過於精雕細琢的指揮方式，皆不適合演奏德伏扎克的作品，因這位農民出身的捷克民族樂派作曲家代表，其人與其作均樸素，旋律中蘊含的感情婉轉深沉，恐怕要相似性情的指揮家才能拿捏好其中分寸。海廷克對作曲家原譜的尊重，以及他指揮時的平實作風，使得他帶領RCO留下的德伏扎克錄音，成為樂迷津津樂道的經典錄音之一。

造成此次倫敦煙霧有許多偶然因素，比如冬季冷鋒突然過境導致空氣凝滯，加上天要下雨及無風等，但也有必然因素，那就是包括倫敦市民取暖，火力發電廠以及開始全面使用內燃引擎的巴士等，均大量燃燒煤炭，產生的排放物混雜形成一層含二氧化碳、硫化物等有毒煙



文化什錦

姚文冬

舊時的戲班子，稱挑班的演員為「老闆」，如梅蘭芳梅老闆，稱琴師為「先生」，如徐蘭沅徐先生。此外琴師還自謙為

「隨手」，意為隨從、服務於演員的人。的確，手持樂器的雖是琴師，但調門高低、節奏快慢，卻取決於演員，甚至演員的細微變化如身體、情緒等，琴師也要留心，好隨機應變。

多數票友演唱，是從網上下載現成的伴奏，這類伴奏多為名家作品，文武場齊備，

質量上乘，但缺點也很明顯，就如同在印好的卷子上答填空題，不能自由發揮了，錄製這個伴奏帶的琴師，已經不是隨手，倒是反客為主了。所以票友喜歡跟琴師現場合作，

現場一拉一唱，胡琴托着聲音，使之如步雲上，愜意自如。而且演唱過程中板眼、音

準、調門等出現問題，就如淺灘的魚，一目了然，便於及時糾正。唱慣了伴奏帶，剛開始跟琴，我有點緊張，琴師笑說，我是你的隨手，你緊張啥呢，老闆？這話把我逗笑了，還真就不緊張了。

名角都有與自己如影隨形、事事心領神會的琴師，如馬連良、李慕良師徒、楊寶森、楊寶忠兄弟，後者做隨手達到了高境界，對前者的唱腔特點、發聲方法、行腔規律等諳熟於心，甚至比本人更知長短，旁觀者清嘛。如楊寶森學余派、創楊派，全賴給他拉琴的堂兄、余叔岩的大弟子楊寶忠授教、教導、點化。還有一位坤伶想學程派，但程硯秋不收女弟子，她無奈轉向程先生的琴師請教，時機成熟，她又聘請這位琴師給自己拉琴，她的程腔大多是琴師教的。至此，我明白了為什麼要尊稱琴師為「先生」，而他們卻自謙為「隨手」。演員的成功，得益於一個好隨手，那是另一個用胡琴上，愜意自如。而且演唱過程中板眼、音

業餘琴師也叫琴票，更認可隨手這個稱呼，因為技藝本就一般，此謙稱正好遮羞。琴票分兩種，一種懂戲，一種不懂戲。票房常見這種情景，琴師拉琴伴奏，卻不時停下來給票友講戲，一字一句、一節一拍，耐心細緻，這是懂戲的。有的琴票只顧埋頭看譜，從不抬頭看演唱者，甚至不知唱的是什麼，他的眼裏只有那幾個音符，這是不懂戲的。不懂戲的琴師，也有把胡琴京劇拉得爽利悅耳的，只是與劇情、演唱者的情緒割離，彷彿油和水不相容，這樣的琴師難以稱為隨手。

演唱者和琴師的關係，特別像畫家和裝裱師。畫家畫得再好，若不裝裱，也減色三分；唱戲的沒有一位好隨手，也如同折了一枝花，花再美，只有朵沒有葉，也就失去了活氣。不光在藝術領域，生活的各個領域，其實都有「隨手」存在。隨手是我們的先生、貴人，是值得我們尊重的、為我們捧飯碗的人。

霧都的前世今生



英倫漫話

江恆

眼下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正在蘇格蘭召開，英國作為會議主辦國，此時回顧霧都倫敦的變遷，似乎別具意義。

當十八世紀英國詩人塞繆爾說「如果厭倦了倫敦，就厭倦了人生，因為倫敦有生活能賦予人的一切」時，他一定沒有料到，在百多年後，倫敦竟出現末世般的景象。那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個寒冷的冬天，倫敦人像往常一樣，都擠在自家的爐火旁取暖，可誰也沒有想到，一場可怕的災難正悄然而至。人們很快發現，用於取暖的煤炭燃燒後釋放的煙霧，在天空中非但沒有消散，反而越聚越多，越來越濃，人們的呼吸開始變得困難，眼痛、鼻痛且咳嗽不止，就算是關閉了門窗也無濟於事。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煙霧有增無減，有如鍋蓋一般牢牢地扣在倫敦上空。城市的生活陷入混亂，許多活動被迫停止，比如觀眾根本看不到舞台，劇院的節目不得不停演。煙霧令能見度過低，也導致交通事故不斷，甚至救護車與消防車也難以出動。更嚴重的是，煙霧引發的呼吸道疾病、心臟病等人數激增，醫院擠滿了患者。

這樣的情況足足持續了五天，直至倫敦出現大風變天，煙霧才逐漸散去。但據統計，這場煙霧已造成四千餘人喪生，在之後數周時間裏又有八千餘人死亡，也就是說死亡總數高達一萬兩千人，數字極其驚人。二〇一六年，網飛（Netflix）製作的電視劇《王冠》（The Crown）第一季中，便詳細講述了此次煙霧事件，劇中出現大量霧鎖倫敦的畫面，尤其是面對醫院人滿為患，醫生那一句「口罩只是做做樣子，給人心理安慰而已」，道出了煙霧事件的慘烈。後來一些親歷者回憶稱，好似世界末日來臨。

造成此次倫敦煙霧有許多偶然因素，比如冬季冷鋒突然過境導致空氣凝滯，加上天要下雨及無風等，但也有必然因素，那就是包括倫敦市民取暖，火力發電廠以及開始全面使用內燃引擎的巴士等，均大量燃燒煤炭，產生的排放物混雜形成一層含二氧化碳、硫化物等有毒煙



霧，就如同十九世紀英國藝術家約翰·薩坦在文章中形容的「豌豆湯」（pea soup），「濃霧又黃又綠又黑，活像食堂裏的大鍋豌豆湯」。

薩坦眼中的濃霧，是當時倫敦的常態。實際上，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以後，隨着煤炭燃料在工業、民用等領域的廣泛使用，燃煤後的煙塵與霧氣混合，形成了遮天蔽日的煙霧，倫敦的「霧都」稱號也變得實至名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一百年間，倫敦就發生過大約十次類似的大規模煙霧事件，霧都倫敦也成為英國文學作品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最經典的是英國大文豪狄更斯在小說《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的描寫，當女主角艾瑟莉抵倫敦時，她問迎接她的男士說，「是否某處着了大火？因為街上瀰漫着棕色的濃煙，眼前幾乎看不到任何東西。」那位年輕的紳士回答道，「沒有，這是倫敦的特色。是霧，小姐。」想像一下，五十萬噸煤煙融進城市上空的蒸汽，一半蒸汽源自破損的下水道，生成這種「倫敦特色」，飄浮在距離地面約兩百至兩百四十英尺的高處，那該是何等的一種景象。

對於倫敦煙霧的可怖，英國歷史學者彼得·阿克羅伊德在《倫敦傳》中寫道：致命的煙霧，連鋼鐵都被腐化，損毀所有會動之物，煙霧掠過，在所有東西上留下一道煤煙漬。除了房屋裸露的磚牆被煤熏黑之外，什麼也看不見。全城白天都點煤氣燈作室內照明，街燈好似一簇簇搖曳的火苗。倫敦大霧的刺鼻氣味，象徵着污染和傳染病恐慌。如今倫敦可見到許多

建築採用紅磚和閃亮的赤陶土，就是當時為了使房屋在煙霧中更加顯眼。

為何倫敦人一個多世紀以來都甘心忍受煙霧帶來的煩惱？英國環境歷史學家史蒂芬·莫里斯認為，這是他們將空氣污染視作英國工業活力的切實證據，也是獲取工作和舒適生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要改變倫敦的煙霧污染，就要先改變人們的這種心態。當一九五二年的大霧散去，反思也終於到來，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空氣法》也隨之出台，電力、石油和天然氣大範圍取代煤炭，當局加強疏散大氣污染物，經過半個世紀努力，薩坦筆下的「豌豆湯」在倫敦已然少見。

但這並不代表倫敦空氣從此清新宜人。二〇一三年，一名九歲女童因哮喘發作離世，法庭裁定空氣污染是造成她死亡的原因之一，並建議英國將顆粒污染物的限制減半，以符合世衛組織指引。二〇一七年，倫敦再遇濃霧襲擊，倫敦市長發出空氣污染最嚴重的「黑色」警報。用倫敦國王學院專家的話說，儘管減排措施不少，但倫敦空氣污染情況仍較預期嚴重。

就像彼得在《倫敦傳》中所說，污染絕不會消失，只是更換了面目。倫敦大部分地區如今雖是「無煙霧區」，但空氣裏卻瀰漫着碳氫化合物，加之諸如氣霧劑等有毒次生污染物，也形成所謂的光化作用煙霧。倫敦空氣含濃度極高的鉛，地平面有臭氧問題，氣溫顛倒效應意味着諸如車輛和發電廠的排放氣體無法釋放出高層大氣，這些有害氣體就在馬路上逗留。一個多世紀前的煙霧，依然在倫敦繞繞。

哲學家李澤厚逝世 享年91歲



李澤厚

據李澤厚的學生趙士林消息，哲學家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當地時間十一月二日早七時逝世，享年九十一周歲。

李澤厚生於一九三〇年，湖南寧鄉人，在一九五四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學熱」中，李澤厚被青年人尊為「精神導師」，在知識界極具影響力。

李澤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密歇根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其代表作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美學論集》、《美的歷程》、《批判哲學的批判》等。

中新網